戲瑕

戲瑕第二

甄錢希言譔　新野馬之駿校

吳省愛奇

按吳均續齊諧記畧云陽羨許彥山行遇一書生臥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覺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行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

語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具諸餚饌珍羞方丈又於口中吐出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因取所吐婦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吞向男子獨坐然後書生

起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許彥別又案荀氏靈鬼志略云太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嘗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吾步疲極欲暫寄居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居耶答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居此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人也即入籠中

籠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又按舊雜譬喻
經略云國王太子入山上樹逢見梵志獨
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
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子復吐壺
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
頃梵志起已復納婦着壺中吞已杖持而
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
人食持着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

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
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
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據三說奇而又奇
抑何相類若此也余意當時先有此經吳
衛二家愛奇之甚故竊取經語而傳會成
篇以文為戲耳不然者豈有偶合之理

陸終氏

卷章耶椙氷氏曰嬌班固古今人表曰嬌極　生吳回

食於吳故曰吳回吳回生陸終楚極司馬氏皆陸終之後不獨錢氏

陸終取鬼方氏曰嬇音削人表作女嬇麗三年生

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

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生剖右

而三人出籛之字鏗封於彭是為大彭籛

乃古籛字丑秀竪諸僣側人皆彭分也今人疑釋典中

有坼左剖右之說輒指為誕妄曾未考之

藝古平

說苑學孟子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段全學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不然何其事之適類若此又景公探爵𣪍一段亦學孟

子牽牛過堂下一章而晏子治東阿則祖襲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議論以成文言雖誣而中理可觀漢人高手

鼎中錢

漢有當三錢至宋文帝二十四年六月以貨貴鑄大錢一當兩二十五年正月已卯罷大錢當兩梁太平二年夏四月已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

案崔鴻後趙錄載石勒時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此事甚奇考諸三國時錢法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百當千則鼎中錢是蜀吳所遺未可知也乃泉譜直載偽趙錢千當萬萬當千止有三豈即鼎中三十之異而傳訛傳會未之深考耶

曾參無沒水事

韓詩外傳稱曾參親歿之後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北向而泣涕者悲不逮吾親也初未嘗言沒水事而論語載臨深履薄之誡檀弓亦載命曾元易簀一段鑿鑿可據乃南齊秀才劉璡者上書有云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沒於水此說出何典記甚哉乎文人之好訛也

曹景宗

曹景宗出行褰車幔帷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頭火出今來揚州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此五十二字大有致殊不似長鋏大刀語而後世但傳競病二韻為佳競病詩只是擬筆並成驚倒充華殿中客耳以為足概英雄之

思淺哉

家禮

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盡廢以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今盡係禮競侈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書書式樣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儷偶之語相誇徒爲金簽炎耳天關剝藤可悲可乎所當改正

古人姓名

韓嫣一稱韓朋嫣驩一稱嫣媛尚平一稱向平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盧俗嫣婦韓娥徐夫人丁夫人翟務脩陳意奴趙燕奴皆男子也而或疑爲婦人許負曹豐生劉賢得王聖陳君夫王伯榮闕別駕皆婦人也而或疑爲男子龍陽君本美男子也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鄭櫻

桃宿廂后名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

而載記謂廂寵惑優董鄭櫻桃譖殺郭后

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女仙

也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朵花凌波姿[illegible]

感庭秋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貞梁鴻之

有孟光稱令妻矣而蜀志亦有男子孟光

元魏之臣李平稱名將矣而漢宮亦有婕

好李平離騷之載巫咸稱楚臣矣而漢武

帝時亦有仙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
同時馬邑之圍降於匈奴者亦韓信事見
爲宗伯者鬻熊而著書二十二篇周封遂
爲楚祖者亦鬻熊苻堅時有王猛而齊侯
伐晉與東郭書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遂
緜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而田成子之臣常
夜告田成子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徒從遂
殺之者亦鴟夷子皮毛月攜冒冠遠遊籠

朱衣虎頭盤鞶囊五色綬帶劒過蔡經家者
是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愛宅蘭風垂
釣於上虞江者又一王方平也貞觀中勑
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馬周所貢意出人
表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者是仙官馬
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
馬周也煬貞木修服坐知四方之事乃入
上疆洞中者是中山劉商而與賣藥道士

攜手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古有名於時爲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孝章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酒王母所遺狀如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喜傳訛稱謂易亂苟非辨證將安所適從哉

目送

目送飛鴻手揮五絃此晉嵇叔夜五言詩也唐人獨孤及馬退山茅亭記中改作手

彈絲桐目送還雲直用其義不覺蹈襲權德輿吳興溪亭記則曰目送飛鳥口吟招隱抑又下矣然目送二字實有本左傳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呂覽客有見田駢者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送之以目漢高目送四皓孝文目送絳侯而東漢靈帝目送田鳳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碧油幢

幢旛幢其狀童童然也一作幨帷或云車幰唐張仲素塞下曲中獵馬千羣雁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漠北單于破火照旌旗夜受降是以油幢為軍旅中威儀矣惟白樂天有婦兄楊汝士領東川節度使與妻崔氏同赴任樂天代內作詩送之云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

沙哥與崔㛐碧浉幢引過東川用事切當蓋沙哥汝士小字也

多羅

唐碩甄逵賦惆悵詩中有若爲多羅年少死始廿人道有風情二句湯義仍常不解多羅之義而以質余余無以應近見一書云多羅粉器也疑唐人直以多羅爲粉而稱粉少年耳又多多羅海外國名見山海經

弄參軍

肅宗讌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以爲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此因話錄所載甚詳故唐人薛能有詩此日楊花飛似雪女兒絃管弄參軍可證女優粧束矣乃陶宗儀撰輟畊錄直以參軍爲後

世訓淨據云開元中黄幡綽張野狐善弄
參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參軍也豈必
訓淨爲之哉按參軍者漢和帝免館陶
令石耽罪每讌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
辱之終年乃放後爲參軍戲所繇始矣

天籥

天籥星在斗牛閒石氏星經云東壁之星
主文籍指此故漢猶秘書監爲東壁焉按

籥義不辨皆籥又謂編竹習書世傳通占大象曆星經上下二卷不知何人所作載天籥星在斗杓第二星西主關籥開閉明古躔凶荒及余考北宮七宿圖中無天籥而天籥却在東宮七宿圖左箕宿之上斗杓直指之凡八星其形如連環跳脫之狀是矣星經欠核

五行先後

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岳在人爲五行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洪範所載先後如此緯書本文鑿鑿可據史記亦云水火木金土此五星者天之佐爲經緯見伏有時不知班固何緣有金木水火土之說載在白虎通後人因之遂不改矣

葉子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太子也後適符其讖矣唐朝葉子戲疑昉於此歟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擎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其後南唐李后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即此戲也按葉

子戲自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即今之推紙牌亦謂之鬭葉子近又有馬釣之名則以四人為之者唐格已不可考今自錢索兩門而外皆水滸傳中人故余嘗呼戲者曰宋江班（或云是厭勝之術恐梁山泊三十六人復生世間耳然則唐宋之世以何為厭勝耶）凡上人讌會閨房雜聚與夫歌臺舞榭之間酒壚博館之下盛行葉子與樗蒱象戲之樂無以加於此矣然三門皆

以爵爲尊以九爲右惟錢門自空而九其首選文選二色加以朱采者最古六赤編金之遺意乎奈何諸學士紛紛聚訟咸定錄以葉子爲譜骰子選歸田錄以爲姓葉號子青房千里以葉子爲升官圖李易安以長行葉子爲世無傳者揚用脩則引葉洞集中李郎中夢六赤因打葉子之事謂今此戲不傳而胡元瑞嬌楊氏之說直以

葉子爲令之投子或如酒牌至云葉子采選之戲今絕不可考豈用脩元瑞諸君子並未入少年場耶聯章累牘詮辨不休夢中說夢何殊蕉鹿（唐人詩云[illegible]曲澄宴游見之湖頭在驛上行葉子錢令即此戲也）

平易

平易之易即君子居易之易從去聲舊矣後漢杜篤論都賦岸或棄去阻阬務處平易叶作入聲用然則一二義固可通耶

郗皇后

按釋典有懺法本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蕭氏諸淨住子輯成二十卷未及流通至大梁天監中命高僧刪蕪提要采擷玅語段集十卷題曰慈悲道場俗稱梁皇寶懺當時郗氏方淪蟒類已承懺法獲援超昇其事鑿鑿有據而兩京記所載則謂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

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爲毒龍矣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册爲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此說余知何出豈承變騐之言而影響之耶楊夔止妒論亦云梁武帝郗后性妒或云倉庚爲膳療忌遂令膳之妒果減半然則郗后之妒信有之矣及考梁書列傳郗氏諱徽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齊建

武中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鎭後乃迎后至州大殺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高祖踐祚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沈約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觀此則妬忌之說又若所無史臣雖揚善隱惡求不宜有此溢美之謚也

瓟瓜

匏瓜星名屬北宮七宿下與敗瓜離珠相
連故曰敗瓜珠上匏瓜生即匏瓜無匹是
也按天文集要記則稱庖瓜星爲天子果
園然西宮七宿中別有天園星主果實蓏
畜儲矣而荆州占則云匏瓜一名天雞在
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也故曰匏瓜無
匹牽牛獨處其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
可挹漿之意乎

解衣并糧

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及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友俱賢俱詣道途共遇風雨糧不俱存角哀

乃并糧與伯桃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此二事並出春秋戰國之閒而羊左遊者甚著戎夷無聞僅見於呂氏春秋亦絶相類矣

大息

齊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潛王亦慨焉太息並見呂氏春秋至賈誼書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史家僅載其三宋蘇長公作太息一

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矣論定也余嘗疑大當為大是浩歎之義後人魚豕其字耳偶讀素問靈樞黃帝曰人之大息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大息以伸出之然則太息之當為大息亡疑矣今[illegible]書[illegible]作諸太息病疑是大息之訛也又按宋書領軍王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撤配監者

玄談大息深懲斯亦可證

金屈戌

屈戌亦名屈郣余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棱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斵雙環意卽古之金鋪耶梁簡文詩織成屛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一物而異名至屈郣之稱則肖李

賀詩中見耳西漢書元壽元年孝元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鋪首即金鋪也及讀宋人小說謂椒輪見水中蠡引閉其戸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戸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椒輪所飾之蠡也據漢書則鋪首銜龜蛇之形似不專於蠡矣

瀺灂

瀺水落地聲灂水小聲瀺灂見考工記而

宋玉高唐賦中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李善註曰溺溺沒也瀺灂石在水中出沒之貌乃唐人仲子陵五色琴絃賦遂訛爲泉魚瀺灂以躍鱗泉魚二字出吳志有本者言瀺灂是魚直作濡沫之類解矣然頭責子羽已以瀺灂爲漁父事何怪後代相承也

六朝文法

凝躍舉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

符泣孔丘以爲文法不通亦不知錯綜其辭

政是六朝人妙處遐哉邈乎上哉夐乎皇

哉唐哉唐哉皇哉臣哉隣哉隣哉臣哉云

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左提右挈互舉兼稱何爲不可

草木

唐李周翰註文選典引混解草昧二字爲

草創冥昧旨殊未暢束考群書草木二字

各有義焉草木之初生曰甲旣秀曰英草曰榮木曰蘂草曰夭木曰喬草曰豊木曰灌草曰薄木曰叢草曰揺木曰落草曰芳木曰嘉草而不齊味而不明曰草昧我輩皆日用而不知矣

安定論史

班氏而下稱良史者其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乎即宋書出於約魏書成於收支

以代降康墜之勢復然其辭雅馴胡可盡廢焉安定以爲亂人之史與小人之史是必待其人而後成春秋世無史學矣夫劇秦美新至於今猶與封禪典引諸文並垂不朽也豈可以其人而廢言哉又舉歐陽之五代與延壽之南北並論則本之不揣而末爲是齊何啻千里不曰儗人于其倫邪

垂拱

垂拱尸居淵默之稱也而韓非子人主其服於玉堂之中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則謂君臣相與晏安非嘉語矣然初未嘗以垂拱稱君也奈何後人誤解遂與端委同哉豈作者之心哉至唐明皇直以垂拱改元爲號矣

東海于公

東海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嘗拘孝婦具獄哭於府上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故欲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是于定國之父也近見後人文字直指定國爲高門之于公以其亦嘗爲廷尉氏歌不究故誤用之耳所宜考究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虐虜窮凶著于自昔未勞

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巽相傳爲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糧從非漫然也

桑穀兩見于殷庭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高宗者武丁也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考之太戊武丁不過再易世耳而桑穀兩生厥後獨晉愍懷時桑兩生於宮乃呂覽直以桑穀共生

爲成湯故事抑何舛甚將徵謬悠其辭歟

王良

天官書曰天駟旁一星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星經則載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其說與史符節矣則何以復載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女官見則馬貴又有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策御馬非因天官

書而附離其說者耶緯籍之不足據往往如此

古人墓文字簡

牧野竹書紀年作坶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漢高祖業文各爲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丞次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嗚呼有吳君孫甚篆而

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共字合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董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豐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乘靈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

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寡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東漢趙嘉即趙岐與兄子書大丈夫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于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吳郡陸績後

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續幼
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
命不幸於戲悲隔唐傅奕武德中爲太史
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
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
不傳令人則聯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
上耳買菜求益嚴光所以深歎歟按洛陽
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云

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爲君甚堯舜進衡爲臣與伊呂等跡牧民之官浮虎黎其清廉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懸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已然不獨唐人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惟郭有道一篇無媿則西京時已

有此風耶余嘗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敘生卒爵里而已並不書事至於尚書故實所載東晉謝太傅碑但樹貞珉初無文字蓋重難制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字義

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兄弟之子皆曰姪从女至聲近者皆去女書人釋名中音

質作竪字解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近日皆加一點是友字矣犮走犬貌遂使椒蘭下同盧鵲按六書故云犮蒲撥切犬走足有所曳撥也詩云狼犮其胡引而申之越山川險阻爲犮履犮涉又爲犮跋别作跋記曰燭不見跋謂燭本也凡禮傷从示周官地曰示亦作祇凡神示之屬皆从示謂顯設昭示也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以

示人也初傷从衣初从衣从刀始裁之初
之義也近者廢示从衣名曰禮表傷示知
便出而衣服之類傷多缺點與示字初無
分別又阝字在右讀邑在左讀阜古體郡
字多書䣛凡都邑之名並如此書而御卿
卿即卻卵柳卭卲卸諸字並宜从卩令一
混溷書毫釐不辨並作者之意敝勇字从
角言角力也俗作勇者非而角象形與刀

魚相似又有音錄者角里先生誰謂雀無角之角是也俗語有一撇兩點之分其實字形無二近說詩者益訛其音不析其義矣須臾之須從彡今悉從水不知須字竄谿益水名宋人劉湏溪是也臾字從申從乙俗作臾者非凡楊字從木惟揚州揚子雲二字從手古作敭今稱敭歷中外讀依入聲者誤又卿字協字旁宜從十疋字相

居切在上平上八角中近曰凡書匹偶馬匹
皆書疋字斯登配儷之義哉朋月象形江
河諧聲止戈爲武挽弓爲引人負戈爲戍
戌含一爲戍矢貫弓爲弔人執圭爲佳大
羊曰美不从火點水成氷不从二氷音凝 李陽氷
歸字非門𨷻字非画回字从口峰字从丰
降字从斗涌字从甬豈帚山側緣彖从彑
壬字中畫近上綱衣無裏曰禪功劾之劾

非文修爲之修非月安寍之寍从心于寕之宗从丁務而从力發婦从女象乳因聶禁止曰毋素餐饔飧毫釐宜辨嘗蒯管仲纖悉宜分出内之内非人根蔕之蔕非帝車軌之軌不凡長幼之幼是力看字以手遮口之象集字鳥聚于木之理如斯之類牛汗難窮並宜研求無使千里李涪常曰此而不悟圖曰文人近督學使者校士江

南閩諸家不稱意嘗謂士子字學不明何以通於文義有少年生理既荒謬復以鄉黨之鄉誤作卿字大怒深加黜責嘻嘻謂祇可無游哉

瓜祭上環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祭物之先故疏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之一不

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齋如也先儒訓詁改瓜爲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歟

樵蘇

采薪曰樵采草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故鮑明遠寄妹太雷書云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蓋指樵蘇爲採樵者若史記樵蘇後爨周子仲鎮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又直指

為菊叢之屬矣古人互舉兼稱往往如此

紅靺鞨

近見註本草者云山海經所稱采石即寶石也瑟瑟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今通呼為寶石以鑲首飾器物按酉陽雜俎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

鎭之其數十二第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又李景亮傳唐人李章武悅其逆旅主人婦與之私逼後李再過而婦已死悵然求語其夜婦果至交合歡好如初臨別解贈以紅玉一枚云是西王母所遺靺鞨寶非人間物也囑章武珍重据此則靺鞨之種名匪自宋矣今之鑲首飾器物者皆下品寶石恐不足當瑟瑟靺鞨嘉名

抑頻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夫黃帝仙矣不爲神乃爲竈乎鄭玄以竈神爲祝融之神亦非也積古相傳蘇伯吉利是生祝融遂妻抑頻死託于竈故戴氏禮云竈者老婦之祭其說可証然則竈神是祝融之妻抑頻亡疑遂古時已有之矣夫吹律聽聲以别其姓雖是聖人妙用而天子因生

以錫之至周始大備焉在祝融時安得便有姓名字之謂而酉陽雜俎五經異義諸書漫稱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吉利姓蘇夫人姓王又竈神之名曰壤子紛紛傳說豈非僞而託者歟一竈神也而姓名不倫又有眷屬邪說附會可資笑談祝融一本作祝庸今人直以祝融爲老婦抑又訛之訛矣

沈郎腰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求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久支後人便稱沈郎腰矣法喜志乃云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語沈郎腰瘦似未核之梁書耳

蘭燕

少時有前輩閱初唐人王子安七夕賦讀至引鸞鵲于寶瑟宿蘭燕于瑤筐謂蘭燕對不過鸞鵲當是闌珊之闌後人誤刻業頭耳坐客擊節稱善余從席隅輒進一語古者不嘗以七月為蘭秋乎然則七夕之燕獨不可稱蘭耶若改蘭為闌殊無意味王君彩筆當不其然一時座客復為改容

史文矛盾

北隋史高熲傳載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乃南陳史中張貴妃傳復云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于靑溪中一事而兩見出于一人何其前後不倫矛盾若此甚也

趙飛燕別傳

說郛有趙飛燕別傳其文遠遜伶玄定瑞以為六朝人作竊謂不然即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一篇遂微獨此三語為俊元瑞所極賞者稱其敘事如畫出伶玄右不知此語蓋有所承援麗情集載陳鴻秀才長恨歌傳云詔浴華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

然則唐人已先述之矣比干玄傳廣體八
發古燈燭七字遒麗古健稍去奚當天瀧

劉季

近見史詮一種乃新都某君子譔論馬遷
是漢代人不宜直呼高祖劉季殆不發史
記乃太史公譔著列代之史自三皇五帝
以訖于漢非漢史也安得不數稱劉季且
當其爲亭長時往賀呂公紿爲謁曰賀錢

萬實不持一錢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
成事呂公亦遂呼季曰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呂媼亦怒呂公曰何自妄許與劉季蓋
古人相與語多稱字漢惠諱盈字滿顏師
古注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
也他皆類此又高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
國顏師古注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
以相代也然則名可諱字固可稱何害

歲瑕第三

虞山錢希言譔　　新野馬之駿校

桃符

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遂立桃梗於門戶畫鬱壘䓀茭其上應劭風俗通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壘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或又云黃

帝治而象之則又非始於周而桃卯桃弧桃棓桃杖之製繇是紛紛起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至魏除之後世則用桃符于門其猶行古之道與按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又曰帖畫雞于戶上懸葦索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

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云說與應劭相符獨二神名稍異耳據此則桃板桃符各有分別焉古之桃符必是書咸或用絹素象形而製如今午日造廌真符之類既云插其傷必非木板而今世造桃板着戶第可言桃板可稱仙木已耳以爲桃符名雖韻而實則舛矣按朝野僉載

云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宗試之爲地窖遣伎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管絃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置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信如斯言則桃符是用筆書成以爲厭勝之術非板於門者也摠把新桃換舊符乃宋人詩何足憑據然今世不用桃木作板而以凡木至之繪盤桃花實於其上其善沿楚漢之遺意乎

張公喫酒李公醉

唐武后時有張公喫酒李公醉之謠張公謂易之昌宗兄弟也李公謂中宗也此即衛士沈醉詩王醒之意一日士人有犯夜而非其罪者舉此爲辯官遂命賦其事士人援筆立揮數言主者笑而釋之此語流傳至宋則宗門老宿無不拈出來作對荅人底話頭咊之却眞有不可思議道理在

其時又有張公帽兒李公戴至今相傳又有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却無錢之諺疑亦是此意耳後世行市語有張三李四皆非漫然無本魯酒薄邯鄲圍羿生東既歸乙事機莫測曷足怪乎諸老先生乃謂皆是亂說然則聖人何以擇言於芻蕘

破瓜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

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此古碧玉歌宋汝南王寵愛其妾碧玉而作是歌也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容花此古歡好曲也與子夜歡聞讀曲華山畿諸歌同意正以破瓜喻女子破身古人託物比興若芙容苜蓿之屬無之非是許氏說文訓辦字爲瓜中實斯可以反其偶矣

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謂俗以破瓜為二八而凌氏核劉亦執是說遂云破瓜即二八非女子破身也何不於碧玉歌歡好曲二辭求其義乎洞賓談閉房之術大畧謂仙家采藥須明鼎候不失其候成功無難破瓜年者即仙經所云洴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生門實非指破瓜為二八也核劉又謂填

詞者云未破瓜謂二八為悖語亦似未然王實父北西廂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為塡詞也

楊妃竊笛詩

楊妃以竊吹寧王紫玉笛忤旨放出後復促髙力士就召以歸故詩人張祐詩曰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此載太

眞外傳有據而容齋續筆則云金輿遠聽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萬首唐人絕句洪所緝而進呈者其所載張祜詩以寧王小管爲題考之唐書寧王未嘗封于邠或寄託之辭如王維賦餅師而題稱息夫人之屬是耳不然何爲使李公戴弄公憫耶抑或以承寧嗣邠故漾舉竊笛事附會之殆不可曉按承寧是寧懷太子孫邠王守禮子天寶初嗣封非寧哥也

客星

凌氏核劄稱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一曰國皇星三曰溫星謂老子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國皇乃國星不知爲何國人溫星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然則三星皆古曜耶以余所考似未然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則其國

兵起若有喪天下飢衆庶流亡去其鄉老
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飢爲凶
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
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菑消王蓬絮狀如
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
之會其邦飢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
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
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

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飢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飢又曰温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盖此五星者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

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又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星占之大都此五星皆雜妖所出形狀不同爲殃則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國必有大當京房臨刑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當入天井又華陽國志載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

分憂刺客入耳據此二說則望而知其非
端星明矣太公陰謀亦曰六庚爲白獸在
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斯可証也初成少
年博洽或且其家多異林別有所攷而爲是
說耳

夢中李白詩

黃庭堅太史在蜀時泊舟江上夜夢李白
謂云吾平生有蜀江竹枝詞三絕恐集中

傳寫失其眞爲君誦之莛堅醒而記其語一一著之于書即令相臺岳珂載入桯史首咎是矣其末章有非人墮淚南人笑清壁無梯聞杜鵑二句厥後靖康之變詞人賦感懷中即承其語用之南人墮淚北人笑臣所低頭拜杜鵑宋詩學古大都如此

神女賦

神女賦中王玉二字互書其夜王寢夢

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
者以白王也王對應作玉對纔是不應王
對曰之後又有一玉曰也此說千古不刊
余記得科引時事嘗命書傭繕寫諸賦數
卷白楚詞曆合爲一帙命其名曰列綉編
是時業已如此政之後見李上饒家刻出
賦苑版雖不佳却合余意不知何人所校
據後初成核劄云張伯起纂文選注時已

改定矣初成又謂宋人沈存中筆談卷有此說余考筆談未之有也然核劉既已詳哉其辨之矣不知古玉字元無一點後隸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玨玉字篆形本從王省文徐氏所謂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勻也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蓋字義如此今世傳璧字碧字與璠璵璟瑗之屬諸王或在上下或在半邊亦初未嘗有點可

以反矣夫古既遠文字脫誤訛以傳訛往
往而是在有唐諸公含毫賦詩無不會懷
王而歸美于楚襄何怪乎今之讀騷選者
耶想其時便已烏焉成馬矣第閱高唐神
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莫不以楚襄爲首一
則曰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一則
曰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
高唐之事一則曰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

王而短宋玉又玉所賦高唐未有風邪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自會注云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時與神會也臨下遂結以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注又云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自察故延年益壽耳然則夢與巫山神久遇若直謂楚襄王事可也縱令襄受其名亦何害存中辨證實未及此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據皇甫謐高士傳所載如此而陳留志則曰園公庾氏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

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賤當秦避亂入商洛山隱居自娛此說與高士傳稍合然而獨載園公姓名字里亦不稱東園公與參又嘗見一書載四皓姓字極詳別當再考

秦會稽刻石

余往年在山陰道上行而未及登秦望南一觀李斯石刻深以爲恨越州人傳言秦望山頂僅有李斯沒字碑特一頑石耳然

則李斯所書秦會稽刻石頌始皇功德文

二百八十有八字皆全文無脫落[illegible]稱[illegible]

字畫與嶧山碑絶類者即古刻湮滅唐[illegible]

宜在今當置之何地耶齊竟陵王子良[illegible]

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illegible]

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

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即此碑也

自蕭齊至今閱千有餘年理難[illegible]然[illegible]故

向曾見士大夫家有屏風搨本變是唐帖非本來面目矣

瓜當

蔕瓜當也老子深根固蔕之蔕謂也而韓非子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則直言木根耳或蘖葉之根曰蔕本之根固柢通作氐蔕二字稍有分別

牽牛織女

長恨傳載唐玄宗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楊妃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各嗚咽桂苑叢談載唐肅宗時鄭侃女

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也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據此則世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之說果非誣邪至道書謂牽牛娶織女負天帝偷禮錢二萬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東方朔內傳則載太白星竊織女

侍兒梁玉清逃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
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
于北斗下常春有子名休配與河伯驂
乘行雨此二說雖出荒唐而存之載籍可
資嗤噱矣後又閱一小說稱士人蕭曠夢
入槃珠殿與一女成婚乃舊曾見諸葛氏
也交拜成禮旁有仙女梁玉清唱去華陽
玉女聖也才郎若然則梁玉清之名太上

信有之乎夫織女且被驅矣侍兒謫春嘗
飛復住蘂珠殿上耶宋廢帝嘗令楊玉夜
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此
事尤足解頤按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詩
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爲吳音訛而然耳今吾鄉婁是之閭有黃
姑織女渡是也余閱天文壯宮七宿圖併
按其歌云牛上直建三河鼓上三星號

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看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蓋織女之下有漸臺看道左旗右旗四星分屬其下織是河鼓則荆州呼牽牛為河鼓之說不為無據矣而星經却載織女三星牽牛六星而外別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豈俱鼓盖天子三將軍也是指女牛之牛為牽牛豈其然乎按圖則河鼓之下又有天

桴一星天桴之下乃是牛宿與女宿尚隔羅堰一星豈可據以爲牽牛也又考諸緯書云牽牛神名畧一名天關織女神名收陰牽牛星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絲帛收藏珍寶其說甚多後人乃稱牽牛爲天孫呼織女爲北斗佳人

青鳥

青鳥故事甚多其見於山海經者有九一

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栖息于此山也）一曰龜山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一曰女祭女戚在竒肱一臂之北居兩水間青鳥所集一曰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一名大鵹一名少鵹（音黎）名曰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一曰玄丹之山爰有青鳥一曰附禺之山爰有青鳥一曰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一曰中容之國東北

海外有三青鳥一曰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鸀鳥音觸其見于竹書紀年者則曰十七年穆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沈約附注云王西征于青鳥所解三危山其見于王褒雲陽記者則云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

至宣帝時乃至其見於葛洪神仙傳者
東陵聖母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
入雲中留所著履一緉在窗下自此升天
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祈立效常有
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
鳥即集盜物人之房上其見下十二眞君
傳者吳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
書符擲于屋上有一青鳥銜符而去須臾

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其見于墉城集仙錄者緱仙姑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每有人游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

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纔餘青鳥語姑遷居日所因徙居撫南鳥小隨之而往其見于博異志者唐貞元中秀才白幽求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飄至一處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到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于道兩邊諸龍

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
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維舟
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没遠
遠碧中忽見從西旗節隊伍近千人鸞雀
青鳥飛引于路有乘來鸞馬人衣紫雲日
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夫此一青鳥也
而注記之雜然不同若此後人遂訛漢宮
七夕事爲青鳥傳書其考群籍所載青鳥

凡十有五初未嘗言傳書也漢宮傳王母
使命者乃墉城王女姓王名示登是西王
母紫蘭宮使者着青衣美麗非常實一女
子耳安得謂之鳥哉按少昊摯以鳥紀官
故青鳥氏司啟然則遂古時已有此鳥非
出不經而唐人本王母駕玄鸞之說因賦
青鸞飛出建章宮填詞家遂以青鸞對黃
犬從此河漢無極矣又杜甫玄都觀壇歌

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王母即漢宮所降西王母也乃宋人張邦基著墨莊漫錄直以王母為鳥名作子規對解老生不窮義理惟事穿鑿千載而下使人掩口胡盧世傳鶬鴳爲青鳥以立春日始鳴故少昊以之司啓也

遺忘二事相類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于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

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日召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樣酒甕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賜直典飲出朝野僉載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

爲明府送書縱責人之意懼明府使者僞
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
答君耳命里正取酒二瓶以飲遞書責人簡
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
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謝飲
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簡
歸山紀聞 右此二事見于二書一時相類豈
其偶合若此非傳聞之誤必纂集之說案

唐人小說往往而然無足怪者

凡鳥

禽經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从鳥从凡凡摠也魏人題門義蓋出此然古爲朋字即鵬字象形耳以鳳能鳩類飛則群鳥相隨萬數故曰朋黨又古以風字當鳳字亦當鵬字而淮南子九嬰大風楊用修鈎玄云大風即大鵬也據錢功父云前科

禮闈中程策內有兩月舫之語館中諸
公所撰余實未之見云

舫

兩舟相竝曰舫故其字从方舟今宦舟謂
相竝而行者而西湖游船一載優伶簫鼓
一載酒筵頗可稱畫舫矣唐人陶峴彭澤
之後日製三舟一自乘一載客一載酒饌
又幽冥錄載京口徐郎常于江邊拾流柴

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遥迴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合當為徐郎妻徐隱藏屋角母兄妹勸勵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別室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纎絳之衣又異苑載劉穆之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後官至僕射丹陽尹又南北史中稱舫甚繁陳朝慶支尚書孫瑒出鎮郢州乃合

十餘船爲大舫於中並亭池植荷芰每歲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之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據此則連船之爲舫歷歷可考今人一概溷稱凡船皆稱舫豈析製字之初義哉

拱揖有辨

今人以拱爲揖首與掌皆至地揖其所辨世廟中有御史陳君名允德按江南見縣

官下階俯身作拱若膝行而退狀歎曰禮貴適中是揖也非拱也無乃太過乎於是下令下鈴下拱與揖當有辨據此則縣文尚節自昔已然今特未之有改耳

甬路

疑燿以輦路爲閣道是矣而指甬路爲飛閣之複道似非按今之甬路疑即古之馳道也官署堦中亦云然者謂其甃形隱起

象涌出之義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之中道賈山曰秦為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杜陽學拾遺

唐人武功蘇鄂所著杜陽雜編褒麗可喜全學王子年拾遺可謂衣冠優孟而文之九流緒論中博物杜陽之一臠也似失鑒裁

尚左右

右貴左賤法地道也故右司馬丞相尊於左先軫曰軍事將爲右藺相如位廉頗右至近代無不尚左矣或謂尚左之說因循至我　朝始定余嘗讀白氏長慶集云魏晉以還右卑于左即此可証尊左卑右之禮甚自明始哉今獨文字稱謂之間猶以陞擢爲右轉降謫爲左遷而主人肅客從

西階而上非人揖客于右謂之非禮如此之類尚不失先民遺意乎

不律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相沿久矣唐人又稱銀不律本此今垂子科浙江鄉書序中有提不聿入貢士籍之語余訊之左丞豈筆誤耶左丞曰原本如是不可改也中間全以理學爲宋諱而

稱宋尚佛本朝尚紫陽宋何嘗尚佛即我朝之尚紫陽不過沿宋氏之末流耳今之大夫褒衣緩帶禹步堯趨斯其人竝操戈考亭之門者夫安得謂之尚乎錄序不知何物老生捉刀乃本天貴人曾不加點檢依樣圖之那于才云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信名言哉

綠腰舞

綠腰唐曲名盧金蘭善爲綠腰玉樹之舞
建中中康崑崙琵琶稱第一手登樓彈一
曲新翻羽調錄要即綠腰是也白樂天楊
柳枝詞則曰六么後王建宮詞亦因其舊
按宋人青箱雜記載曲有錄要者錄霓裳
羽衣之要也其拍即唐書吐蕃傳所謂涼
州胡中謂錄要雜曲而今世語訛之爲綠
腰耳

君公

君者諸矦之稱公者大夫之稱漢以前君尊于公故孟嘗稱父爲君秦漢之閒封號皆稱君凡漢碑所載亦皆稱君而不稱公大君者尊異之辭歟漢王罵項羽爲公顏師古注云輕賤之也可証至漢末蔡邕撰楊太尉碑銘楨麟撰劉太尉碑銘始稱公焉孔融深敬鄭玄告高密縣曰鄭君好學

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
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
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
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
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據此則稱公昉自漢
末無疑繇此公尊于君三國六朝三唐以
後無不稱公至南史臣下皆呼帝爲公矣
獨唐顏眞卿撰其父廟碑稱唐故通議大

天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
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而中間有君之曾
祖君之祖君之父紛綸盛美畢集于君諸
語差不失古稱先君之遺意乎今人則跋
君稱加于同類公稱加于下僚殊亡差等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
爵九級為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

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避于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今泰松在黃現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即所謂封五大夫者矣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亦第稱仰覩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本無有五株之說今之訛爲五株其說皆起于唐此理之不敢强解者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游桃源

詩敘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李商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而獨畏志則稱泰山有五松樹蓊鬱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又聞松上作人言左右莫知其說不知何據然初學記出集賢院學士徐堅等所撰而禮部封禪第八敘事中載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注云五松樹據此諸

說則傳訛非始于今日明矣又按泰松考云五松只存其一亦後人續植者老幹拳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及閱王弇州遊太山記則云黃現有松五耶所謂五大夫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態狀當是三百餘年物其說與泰松考截然不同

御草用琵琶記

范恭議名臨言 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

某官妻孺人綸誥直用蔡中郎琵琶記語儀容俊雅德性幽閒八字舉朝無不掩口笑之㨿云徐宗伯識餘錄中巳載其事矣

蘇意

薛仲孚孝廉懋澄言其同鄉許公樂善先年爲西臺御史時方掌河南印有新選駙馬請臺考論一篇此命題於外隔三日送進盖國家虛設故事也許遂于其論義

後批大有蘇意四字蓋稱其文氣得三蘇意味耳此批亦元無緊要不虞一時爲長班傳出傳者聽者並誤作蘇州之蘇解至是臺省卿寺及館中諸公無不交口稱蘇意沿爲常談後至聞于禁掖　至尊亦言蘇意六宮之中無不蘇意矣蘇意者言吳俗脫畧不拘也今賓主僉衆踞坐又謂之蘇坐遠近傳誦悉倫于此伏獵弄麞何代

無之可供團扇掩口

同功緜

古樂府有絲用同功緜今吳興養蠶家以兩蠶共作繭者謂之同功緜價倍于常其緜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絲歲以充造 御用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並出于此土庶家不得濫而用也閩人謝肇淛著西吳枝乘載及之據此則鄉貢入蠶之繭當時定以

八蠶共作一繭後世所無而解者誤為一歲之中蠶得八收豈同功之義哉

瓔珞

人馬之頸飾並曰纓絡而唐玄宗合宮嬪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釋典亦多稱此二字則西域志中所謂落以隋珠和璧者歟此落字又與莊子落馬首之落義同矣然有樹名纓絡者形體者檜其條弱倒

垂如纓纓隨風旖旎俗呼曰纓絡柏然是恐非

善財叅觀音

補陀落伽山一名梅岑云即梅子眞煉藥處佛經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林相傳謂善財第二十八叅觀自在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以故祝釐士女航海而來者肩駢趾錯歲不絕云考之華嚴

本經善財所接大善知識凡五十三員補
陀觀世音特其一条耳後人以五十三条
俱附會入觀世音条中不知何說而条舉
龍眠有畫善財童子条觀世音大士三十
二變石上作八七歲小兒狀幀各綴偈
濟傳
賣膽
昔人著歷象考行附會古人之一名然其名

雖假託乎其書不得謂之僞也今人則謂其所著之書爲射利計而所假託者不過取悅里耳足矣夫賈至今人而淺陋則已極也琅環記傳是余邑桑民懌悅所藏祝希哲允明竊之弟無核據攷之二公集中初未嘗用琅環語後此而作者有緝柳編女紅餘志諸書五六種並是贋籍不知何人締搆顧多俊事致談書類勝國要或近

時好事者爲之耳比來盛行温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晝者刻畫摹倣次第勒成託于温陵之名以行往袁小修即嘗爲余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即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年前温陵事敗當路命燬其籍吳中鋟藏書板並廢近年始復大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

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並出其筆何關于李頊又有脣表中郎書以趣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譔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秘諸帳中等爲楚辟良可嗤哉書畫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輒爲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即所著檮齋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識

刺進賢斯眞滑稽之雄已昔嘗于太原齋頭見雲間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名也余與王先生相顧驚歎王先生曰嘉賞君能得上此豈虎頭公所能辨哉後余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與瞽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奚與世子雲者起故當有定論耳

僧仙客嘗見唐人譔春秋調人一書蓋調
和膏肓廢疾墨守三家而成文者其書雖
亡豈遂無其目耶戰國策十卷約從五之
連衡五之絶彪舊注劉向定本然非龍門
所采書也蓋必有古本是何從見哉坊刻
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王太監下西洋事
令玄奘絶倒地下矣近吳中官刻幾汗牛
爛用貴人千金以爲觀察諸公言之並是

僞託者余欲起而糾繆聞者不腊其舌乎

隨清娛墓碑可疑

清娛姓隨氏平原人漢太史令司馬遷侍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游名山必以清娛自隨後隨至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留清娛于同已而遷陷極刑發憤著書未幾病卒于京清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瘞之于其亭于丁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

刺同州清娛乃感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云上帝憫其年壽未盡以死因命爲此州之神廟食一方然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爲一代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良欣然命筆其銘皆四字不過數句而已按碑文如此近新安丁雲鵬得此碑乞范參議允臨譔跋參議出以示余歎見所未見也第余竊有疑焉司馬子長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游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後歸自東楚始入仕爲郎中已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卒二歲而子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絏既被刑之後復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與書責以古

及班固漢書列傳其載相同竊謂子長游
覽山川在弱冠之年席猶未煖豈便有侍
姬相隨夫伶玄撰趙飛燕外傳其自敘全
以樊通德亦系中衍通德沾袖顧眎燭影
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一段情語千載如畫
何子長自敘中略不及清娛隻字且後來
奉使西蜀遭旣陷刑以迨于死不下二三
十年耳其能覓置清娛于同州不之顧乎

當其下獄室時請娛即宜償死何待後來令人甚疑此碑文不知金石錄諸書曾略載其事及遂良文否不應以龍門令僞姬之芳名既磨滅于千百年前待褚學士而銘其幽矣彼貞觀文人詎宜同聲而詠歎其事何以復埋沒于千百年後即褚翰樂倫脩炎士林豈其至于今日始流傳人間吾將起漢唐諸公于九京而問之矣

山人高士

夫所謂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鷗狎鹿之儔而後可以稱其名耳今也一槪濫稱出于何典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徵君逋儒稱山人喜游子弟亦稱山人說客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訟師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署山人爲別號其義云何今婁江諸士

子爲人題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庵可絕倒此則弇州公作法于涼後來轉相傾慕唐開元初有薦山人于朝者并獻其表奏玠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洪儒訣山人當檢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不許奏此眞千古快事矣吳中張伯起著山人歌猶龍歌鈹山人拄杖兒欽恩公序葛大學詩直詆山人爲大盜爲乞兒近有以口舌賈販者

金使縣大夫署假山人于械上又傳之爰書中汚蔑大焉如此而山人之名尚可居耶然南朝箴顯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孔珪謂衡陽王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要亦在彼兩君子稱之始無媿色夫唐以少室山人爲左拾遺如李渤盧鴻壹輩豈多見哉若盧藏用終南捷徑便已取譏于當世矣我　明初猶

有以纁辟起家者　世廟而後蒲輪鶴詔杳然亾聞何爲無其實而掩其名耶至于高士之署尤爲不倫歷觀史籍傳隱逸傳文苑傳儒林初未嘗無分別何爲訛謬之相承至于此晉皇甫謐譔高士傳九十餘人夫齊兩龔皆不錄今之高士如林談何容易凡在吾黨得不色明耻之乎夷考古人亦謙讓其名晉孟少孤嘗冒億兆之人

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為高也南宋江湛舉王微為吏部郎微與從弟僧綽書曰江不過彊喚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為干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所惜者大耳夫奇士必能居深藏與蛙蝦為伍於動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如此韵味今人所無按晉紀武帝

以處士爲恢爲散騎侍郎張華因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获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奎恢侍之奉于是時人少之唐杜牧有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伍也非大君子其孰當之據此則今之世即處士之名已不足以當之矣

終